

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
2005年初审通过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语文

选修

外国小说欣赏

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程教材研究所
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 编著
北京大学中文系 语文教育研究所



人民教育出版社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语文

选修

外国小说欣赏

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程教材研究所

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 编著

北京大学中文系 语文教育研究所



人民教育出版社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语 文

选 修

外国小说欣赏

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程教材研究所

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 编著

北京大学中文系 语文教育研究所

*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pep.com.cn>

北京人卫印刷厂印装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890 毫米 × 1 240 毫米 1/16 印张: 8 字数: 172 000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5 次印刷

ISBN 7-107-18740-6 定价: 4.80 元
G·11830 (课)

著作权所有·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科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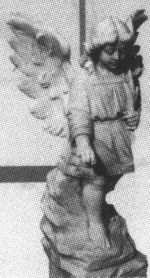
(联系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7 号院 1 号楼 邮编: 100081)

致

同学们

ZHI

TONGXUEMEN



亲爱的同学们：

经过一年多的学习，你已经顺利完成了高中语文必修阶段的学习任务。与刚刚踏进高中学校大门时相比，相信你一定有不少收获。现在，我们将进入高中语文学习的另一个阶段——选修课的学习。与必修课相比，选修课将为你提供更大的选择空间。对于雄心满怀的你来说，这些选修课无疑是雨露与甘泉，是知己与希望，是理想与桥梁，你尽可以在其中一展身手，发展特长。

我们提供给你的选修课程是丰富多样的。选修课程侧重文学作品的阅读欣赏，注意语言知识的积累运用，同时重视高尚人格和人文精神的养成。在必修的基础上，深入学习中国古代诗歌散文、外国诗歌散文、中国小说、外国小说、中外戏剧名著，涵咏这些古今中外名家名篇，将极大地拓展你的语文视野，使你的语文应用能力、审美能力和探究能力都能得到提高。而阅读中外传记作品，将拉近与仁人志士的距离，启迪你的智慧；先秦诸子的犀利论辩、深沉哲思，将引领你走近先贤圣人，领略这些思想家的不朽风采；语言文字应用，将把你



带到一个奇妙的汉语世界，让你进一步体会汉语言文字的无穷魅力……

语文学习的最终目的是要全面提高语文素养，既包括精神的充实，情感的完善与人格的提升，也包括读写听说能力的养成。在这里，教科书只是给你提供了一种资源，一个平台，你完全不必受此局限，而应尽可能将教科书与社会生活中语文学习资源整合起来，拓展视野，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学习语文、运用语文、享受语文。这样，你的语文水平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提高。

祝你愉快地踏上新的语文学习之旅！

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程教材研究所
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
北京大学中文系 语文教育研究所
2005年6月

前言

（一）课程宗旨

鉴于高中生的接受能力与《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为其所规定的主要学习任务，本课程的主要目的是引导学生如何欣赏外国小说以及初步感知小说这一文体的基本特征。与此同时，适当地勾勒外国小说史的大致轮廓，在话题方便之处简约地介绍外国小说的创作方法以及诸种流派，最终目的是初晓小说艺术，提高文学鉴赏能力，培养高格调的审美情趣，提升人生境界。

（二）总体体例与单元体例

这是一种语文教科书，而不是一般的小说选本，更不是用于讲授外国小说史的资料选编。外国小说思潮迭起、流派纷呈，一部小说史源远流长且又头绪繁杂。叙述这样一部外国小说史，不是本教科书之所能，对于高中生而言，现在就系统接受这方面的知识似乎也没有必要。定位于欣赏，比较恰当。体例方面，历来讲授作品无非是在内容、形式两方面机械地做些文章，作品尽管千差万别，但分析起来差不多都是这样的路数。本教科书试图打破如此框架，另行结构。

本教科书分为八个单元，以小说的基本元素（或称为基本点）而设定，分别为“叙述”“场景”“主题”“人物”“情节”“结构”“情感”“虚构”等。不是在一般意义上阐述这些话题，而是偏重于外国小说方面的特质，标题本可定为“外国小说的叙述”“外国小说的场景”等，因本教科书名为“外国小说欣赏”，故简称“叙述”“场景”等。这样做，也是考虑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无论是外国小说还是中国小说，就小说艺术而言，其道理是相通的，惟有不同的只是本教科书的欣赏对象为外国小说而已。

世上道理，高中生还无法领会的大概已不太多。关键不在道理的深浅，而在于

讲述这些道理的方式。本教科书以多举例、多提示、少纠缠名词术语等深入浅出的方式，在给出适当难度的内容之后，使学生能在还未经老师讲解之前就能大致阅读话题。话题的深度，既不按当下高中生的上等水平设定，也不按当下高中生的低等水平设定，而以高中生的中等水平作为参照。

本教科书每一单元分为三个板块：阅读、话题、思考与实践。

一、阅读

分精读与略读两部分。精读需进行课堂赏析，略读由学生自行阅读，老师也可以采用课内或课外的方式指导学生阅读。

二、话题

每一单元所提供的小说文本，都是按某一话题所择定的。而这一话题正是小说的某一基本元素。话题分基本话题与延展话题，前者必讲必学，后者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是否讲解，但学生应做到大致了解。对话题的阐释，以介绍文学常识为尺度，顺便勾画外国小说在某一方面的变化脉络。这一环节的实施，将使本单元对小说的分析推至纵深。

三、思考与实践

在每一单元的后面，设置一些思路新颖、别具一格的思考题。这些题目是有关这篇小说的题旨、关键、奥秘与若干精到之处的，甚至还有一些是由这篇小说所引申出来的美学、哲学、风俗等方面的思考。它的设定，将会促使学生仔细阅读所规定阅读的作品并进行深入思考，目的是帮助学生培养理想的阅读姿态。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思考题是本教科书最有特色也最为紧要的部分，可帮助学生走出已习惯的阅读陈见，发现另样的进入作品的方式。另外，还安排有与本单元所讲的小说元素相关的实践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一方面进一步加深学生对外国小说的体会以及对小说这种文体的感悟，另一方面也是对学生写作能力的锻炼。

（三）选文原则

一、所选文本的深浅度与阅读这些文本的难易度，充分考虑到高中生的认知能力、承受能力与鉴赏能力。

二、所选文本为外国小说的经典。

三、考虑到小说发展史、创作方法、小说流派以及国家与地区，适当注意作品的时空分布。

四、因这是一门语文课程，所选文本在写作方面有可说之处，供学生写作方面借鉴。

五、以短篇为主，适当节选一些长篇中的精彩章节。



目 录

第一单元 (1)

阅读

桥边的老人 [美国] 海明威 (1)

* 墙上的斑点 [英国] 弗吉尼亚·伍尔芙 (3)

话题：叙述

叙述角度 (9)

叙述人称 (9)

* 叙述腔调 (10)

* 速度控制 (11)

思考与实践 (11)

第二单元 (13)

阅读

炮兽 [法国] 雨果 (13)

* 安东诺夫卡苹果 [俄国] 蒲宁 (21)

话题：场景

在场景中生活 (34)

场景的功能 (35)

* 风景的意义 (37)

* 现代小说的场景观 (38)

思考与实践 (39)

第三单元	(40)
阅读	
丹柯	[苏联] 高尔基 (40)
* 炼金术士	[巴西] 保罗·戈埃罗 (43)
话题: 主题	
小说的灵魂——主题	(53)
主题的形成	(54)
主题的实现	(55)
* 主题的选择与开掘	(55)
* 主题观的演变	(56)
思考与实践	(57)
第四单元	(58)
阅读	
娜塔莎	[俄国] 列夫·托尔斯泰 (58)
* 素芭	[印度] 泰戈尔 (65)
话题: 人物	
“贴着人物写”	(71)
揣摩人物的心理	(71)
揣摩人物的语言与行动	(72)
* “圆形人物”与“扁平人物”	(73)
* 人物在现代小说中的退隐	(73)
思考与实践	(74)
第五单元	(75)
阅读	
清兵卫与葫芦	[日本] 志贺直哉 (75)
* 在桥边	[德国] 伯尔 (78)
话题: 情节	
以情节为主线的小说	(80)
情节运行的方式	(81)
* 情节运行的动力	(82)
思考与实践	(82)

第六单元 (84)

阅读

牲富林 [意大利] 卡尔维诺 (84)

* 半张纸 [瑞典] 斯特林堡 (89)

话题：结构

谋篇布局 (90)

* 结构的“常”与“变” (91)

思考与实践 (92)

第七单元 (93)

阅读

山羊兹拉特 [美国] 艾萨克·什维斯·辛格 (93)

* 礼拜二午睡时刻 [哥伦比亚] 加西亚·马尔克斯 (96)

话题：情感

情感的魅力 (102)

情感的处理 (103)

* 情感是小说的动力 (103)

* 现代小说：激情过后 (104)

思考与实践 (104)

第八单元 (106)

阅读

沙之书 [阿根廷] 博尔赫斯 (106)

* 骑桶者 [奥地利] 卡夫卡 (110)

话题：虚构

对虚构的确认 (112)

* 虚构使我们富有 (112)

* 事实与真实的区别 (113)

思考与实践 (114)

注：“阅读”部分篇目目前没有标号的是精读文章，标有*号的是略读文章；“话题”部分篇目目前没有标号的是基本话题，标有*号的是延展话题。

第一单元



阅读

桥边的老人^①

[美国] 海明威

一个戴钢丝边眼镜的老人坐在路旁，衣服上尽是尘土。河上搭着一座浮桥，大车、卡车、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在涌过桥去。骡车从桥边蹒跚地爬上陡坡，一些士兵帮着推动轮辐。卡车嘎嘎地驶上斜坡就开远了，把一切抛在后面，而农夫们还在齐到脚踝的尘土中踟蹰着。但那个老人却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太累，走不动了。

我的任务是过桥去侦察对岸的桥头堡，查明敌人究竟推进到了什么地点。完成任务后，我又从桥上回到原处。这时车辆已经不多了，行人也稀稀落落，可是那个老人还在原处。

“你从哪儿来？”我问他。

“从圣卡洛斯来，”他说着，露出笑容。

那是他的故乡，提到它，老人便高兴起来，微笑了。

“那时我在看管动物，”他对我解释。

“噢，”我说，并没有完全听懂。

“唔，”他又说，“你知道，我待在那儿照料动物。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圣卡洛斯的。”

^① 选自《海明威短篇小说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宗白译。海明威（1899—1961），美国小说家。195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美国“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

他看上去既不像牧羊的，也不像管牛的。我瞧着他满是灰尘的黑衣服、尽是尘土的灰色面孔，以及那副钢丝边眼镜，问道，“什么动物？”

“各种各样，”他摇着头说，“唉，只得把它们撤下了。”

我凝视着浮桥，眺望充满非洲色彩的埃布罗河^①三角洲地区，寻思究竟要过多久才能看到敌人，同时一直倾听着，期待第一阵响声，它将是一个信号，表示那神秘莫测的遭遇战即将爆发，而老人始终坐在那里。

“什么动物？”我又问道。

“一共三种，”他说，“两只山羊，一只猫，还有四对鸽子。”

“你只得撤下它们了？”我问。

“是啊。怕那些大炮呀。那个上尉叫我走，他说炮火不饶人哪。”

“你没家？”我问，边注视着浮桥的另一头，那儿最后几辆大车正匆忙地驶下河边的斜坡。

“没家，”老人说，“只有刚才讲过的那些动物。猫，当然不要紧。猫会照顾自己的，可是，另外几只东西怎么办呢？我简直不敢想。”

“你的政治态度怎样？”我问。

“政治跟我不相干，”他说，“我七十六岁了。我已经走了十二公里，再也走不动了。”

“这儿可不是久留之地，”我说，“如果你勉强还走得动，那边通向托尔托萨^②的岔路上有卡车。”

“我要待一会，然后再走，”他说，“卡车往哪儿开？”

“巴塞罗那^③，”我告诉他。

“那边我没有熟人，”他说，“不过我还是非常感谢你。”

他疲惫不堪地茫然瞅着我，过了一会又开口，为了要别人分担他的忧虑，“猫是不要紧的，我拿得稳。不用为它担心。可是，另外几只呢，你说它们会怎么样？”

“噢，它们大概挨得过的。”

“你这样想吗？”

“当然，”我边说边注视着远处的河岸，那里已经看不见大车了。

“可是在炮火下它们怎么办呢？人家叫我走，就是因为要开炮了。”

“鸽笼没锁上吧？”我问。

“没有。”

“那它们会飞出去的。”

①〔埃布罗河〕西班牙境内最长的一条河。
西班牙最大的港口城市。

②〔托尔托萨〕西班牙塔拉戈纳省城市。

③〔巴塞罗那〕



“嗯，当然会飞。可是山羊呢？唉，不想也罢。”他说。

“要是你歇够了，我得走了。”我催他：“站起来，走走看。”

“谢谢你，”他说着撑起来，摇晃了几步，向后一仰，终于又在路旁的尘土中坐了下去。

“那时我在照看动物，”他木然地说，可不再是对着我讲了，“我只是在照看动物。”

对他毫无办法。那天是复活节的礼拜天，法西斯正在向埃布罗挺进。可是天色阴沉，乌云密布，法西斯飞机没能起飞。这一点，再加上猫会照顾自己，或许就是这位老人仅有的幸运吧。

* 墙上的斑点^①

〔英国〕弗吉尼亚·伍尔芙

大约是在今年一月中旬，我抬起头来，第一次看见了墙上的那个斑点。为了要确定是在哪一天，就得回忆当时我看见了些什么。现在我记起了炉子里的火，一片黄色的火光一动不动地照射在我的书页上；壁炉上圆形玻璃缸里插着三朵菊花。对啦，一定是冬天，我们刚喝完茶，因为我记得当时我正在吸烟，我抬起头来，第一次看见了墙上那个斑点。我透过香烟的烟雾望过去，眼光在火红的炭块上停留了一下，过去关于在城堡塔楼上飘扬着一面鲜红的旗帜的幻觉又浮现在我脑际，我想到无数红色骑士潮水般地骑马跃上黑色岩壁的侧坡。这个斑点打断了这个幻觉，使我觉得松了一口气，因为这是过去的幻觉，是一种无意识的幻觉，可能是在孩童时期产生的。墙上的斑点是一块圆形的小迹印，在雪白的墙壁上呈暗黑色，在壁炉上方大约六七英寸的地方。

我们的思绪是多么容易一哄而上，簇拥着一件新鲜事物，像一群蚂蚁狂热地抬一根稻草一样，抬了一会儿，又把它扔在那里……如果这个斑点是一只钉子留下的痕迹，那一定不是为了挂一幅油画，而是为了挂一幅小肖像画——一幅髻发上扑着白粉、脸上抹着脂粉、嘴唇像红石竹花的贵妇人肖像。它当然是一件赝品。这所房子以前的房客只会选那一类的画——老房子得有老式画像来配它。他们就是这种人家——很有意思的人家，我

① 选自《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二册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文美惠译。伍尔芙（1882—1941），英国女作家、批评家，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人物之一。《墙上的斑点》是她第一篇典型的意识流作品。

常常想到他们，都是在一些奇怪的地方，因为谁都不会再见到他们，也不会知道他们后来的遭遇了。据他说，那家人搬出这所房子是因为他们想换一套别种式样的家具，他正在说，按他的想法，艺术品背后应该包含着思想的时候，我们两人就一下子分了手。这种情形就像坐火车一样，我们在火车里看见路旁郊外别墅里有个老太太正准备倒茶，有个年轻人正举起球拍打网球，火车一晃而过，我们就和老太太以及年轻人分了手，把他们抛在火车后面。

但是，我还是弄不清那个斑点到底是什么；我又想，它不像是钉子留下的痕迹。它太大、太圆了。我本来可以站起来，但是，即使我站起身来瞧瞧它，十之八九我也说不出它到底是什么；因为一旦一件事发生以后，就没有人能知道它是怎样发生的了。唉！天哪，生命是多么神秘；思想是多么不准确！人类是多么无知！为了证明我们对自己的私有物品是多么无法加以控制——和我们的文明相比，人的生活带有多少偶然性啊——我只要列举少数几件我们一生中遗失的物件就够了。就从三只装着订书工具的浅蓝色罐子说起吧，这永远是遗失的东西当中丢失得最神秘的几件——哪只猫会去咬它们，哪只老鼠会去啃它们呢？再数下去，还有那几个鸟笼子、铁裙箍、钢滑冰鞋、安女王时代的煤斗子、弹子戏球台、手摇风琴——全都丢失了，还有一些珠宝，也遗失了。有乳白宝石、绿宝石，它们都散失在芜菁的根部旁边。它们是花了多少心血节衣缩食积蓄起来的啊！此刻我四周全是挺有分量的家具，身上还穿着几件衣服，简直是奇迹。要是拿什么来和生活相比的话，就只能比做一个人以一小时五十英里的速度被射出地下铁道，从地道口出来的时候头发上一根发针也不剩。光着身子被射到上帝脚下！头朝下脚朝天地摔倒在开满水仙花的草原上，就像一捆捆棕色纸袋被扔进邮局的输物管道一样！头发飞扬，就像一匹赛马会的跑马尾巴。对了，这些比拟可以表达生活的飞快速度，表达那永不休止的消耗和修理；一切都那么偶然，那么碰巧。

那么来世呢？粗大的绿色茎条慢慢地被拉得弯曲下来，杯盏形的花倾翻了，它那紫色和红色的光芒笼罩着人们。到底为什么人要投生在这里，而不投生到那里，不会行动、不会说话、无法集中目光，在青草脚下，在巨人的脚趾间摸索呢？至于什么是树，什么是男人和女人，或者是不是存在这样的东西，人们再过五十年也是无法说清楚的。别的什么都不会有，只有充塞着光亮和黑暗的空间，中间隔着一条条粗大的茎干，也许在更高处还有一些色彩不很清晰的——淡淡的粉红色或蓝色的——玫瑰花形状的斑块，随着时光的流逝，它会越来越清楚、越——我也不知道怎样……

可是墙上的斑点不是一个小孔。它很可能是什么暗黑色的圆形物体，

比如说，一片夏天残留下来的玫瑰花瓣造成的，因为我不是一个警惕心很高的管家——只要瞧瞧壁炉上的尘土就知道了，据说就是这样的尘土把特洛伊城严严实实地埋了三层，只有一些罐子的碎片是它们没法毁灭的，这一点完全能叫人相信。

窗外树枝轻柔地敲打着玻璃……我希望能静静地、安稳地、从容不迫地思考，没有谁来打扰，一点也用不着从椅子上站起来，可以轻松地从这件事想到那件事，不感觉敌意，也不觉得有阻碍。我希望深深地、更深地沉下去，离开表面，离开表面的生硬的个别事实。让我稳住自己，抓住第一个一瞬即逝的念头……莎士比亚……对啦，不管是他还是别人，都行。这个人稳稳地坐在扶手椅里，凝视着炉火，就这样——一阵骤雨似的念头源源不断地从某个非常高的天国倾泻而下，进入他的头脑。他把前额倚在自己的手上，于是人们站在敞开的大门外面向里张望——我们假设这个景象发生在夏天的傍晚——可是，所有这一切历史的虚构是多么沉闷啊！它丝毫引不起我的兴趣。我希望能碰上一条使人愉快的思路，同时这条思路也能间接地给我增添几分光彩，这样的想法是最令人愉快的了。连那些真诚地相信自己不爱听别人赞扬的谦虚而灰色的人们头脑里，也经常会产生这种想法。它们不是直接恭维自己，妙就妙在这里；这些想法是这样的：

“于是我走进屋子。他们在谈植物学。我说我曾经看见金斯威一座老房子的地基上的尘土堆里开了一朵花。我说那粒花籽多半是查理一世在位的时候种下的。查理一世在位的时候人们种些什么花呢？”我问道——（但是我不记得回答是什么）也许是高大的、带着紫色花穗的花吧。于是就这样想下去。同时，我一直在头脑里把自己的形象打扮起来，是爱抚地、偷偷地，而不是公开地崇拜自己的形象。因为，我如果当真公开地这么干了，就会马上被自己抓住，我就会马上伸出手去拿过一本书来掩盖自己。说来也真奇怪，人们总是本能地保护自己的形象，不让偶像崇拜或是什么别的处理方式使它显得可笑，或者使它变得和原型太不相像以至于人们不相信它。但是，这个事实也可能并不那么奇怪？这个问题极其重要。假定镜子打碎了，形象消失了，那个浪漫的形象和周围一片绿色的茂密森林也不复存在，只有其他的人看见的那个人的外壳——世界会变得多么闷人、多么浮浅、多么光秃、多么凸出啊！在这样的世界里是不能生活的。当我们面对面坐在公共汽车和地下铁道里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照镜子；这就说明为什么我们的眼神都那么呆滞而朦胧。未来的小说家们会越来越认识到这些想法的重要性，因为这不只是一个想法，而是无限多的想法；它们探索深处、追逐幻影，越来越把现实的描绘排除在他们的故事之外，认为这类知识是天生具有的，希腊人就是这样想的，或许莎士比亚也是这样

想的——但是这种概括毫无价值。只要听听概括这个词的音调就够了。它使人想起社论，想起内阁大臣——想起一整套事物，人们在儿童时期就认为事物是正统，是标准的、真正的事物，人人都必须遵循，否则就得冒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危险。提起概括，不知怎么使人想起伦敦的星期日，星期日上午的散步，星期日的午餐，也使人想起已经去世的人的说话方式、衣着打扮、习惯——例如大家一起坐在一间屋子里直到某一个钟点的习惯，尽管谁都不喜欢这么做。每件事都有一定的规矩。在那个特定时期，桌布的规矩就是一定要用花毯做成，上面印着黄色的小方格子，就像你在照片里看见的皇宫走廊里铺的地毯那样。另外一种花样的桌布就不能算真正的桌布。当我们发现这些真实的事物、星期天的午餐、星期天的散步、庄园宅第和桌布等并不全是真实的，确实带着些幻影的味道，而不相信它们的人所得到的处罚只不过是一种非法的自由感时，事情是多么使人惊奇，又是多么奇妙啊！我奇怪现在到底是什么代替了它们，代替了那些真正的、标准的东西？也许是男人，如果你是个女人的话；男性的观点支配着我们的生活，是它制定了标准，订出惠特克^①的尊卑序列表；据我猜想，大战后它对于许多男人和女人已经带上幻影的味道，并且我们希望很快它就会像幻影、红木碗橱、兰西尔版画、上帝、魔鬼和地狱之类东西一样遭到讥笑，被送进垃圾箱，给我们大家留下一种令人陶醉的非法的自由感——如果真存在自由的话……

在某种光线下面看墙上那个斑点，它竟像是凸出在墙上的。它也不完全是圆形的。我不敢肯定，不过它似乎投下一点淡淡的影子，使我觉得如果我用手指顺着墙壁摸过去，在某一点上会摸着一个起伏的小小的古冢，一个平滑的古冢，就像南部丘陵草原地带上的那些古冢，据说，它们不是坟墓，就是宿营地。在两者之中，我倒宁愿它们是坟墓，我像多数英国人一样偏爱忧伤，并且认为在散步结束时想到草地下埋着白骨是很自然的事情……一定有一部书写到过它。一定有哪位古物收藏家把这些白骨发掘出来，给它们起了名字……我想知道古物收藏家会是什么样的人？多半准是些退役的上校，领着一伙上了年纪的工人爬到这儿的顶上，检查泥块和石头，和附近的牧师互相通信。牧师在早餐的时候拆开信件来看，觉得自己颇为重要。为了比较不同的箭簇，还需要作多次乡间旅行，到本州的首府去，这种旅行对于牧师和他们的老伴都是一种愉快的职责，他们的老伴正想做樱桃酱，或者正想收拾一下书房。他们完全有理由希望那个关于营地或者坟墓的重大问题长期悬而不决。而上校本人对于就这个问题的两方面

①〔约瑟夫·惠特克（1820—1895）〕英国出版商，创办过《书商》杂志，于1868年开始编纂惠特克年鉴。

能否搜集到证据却感到愉快而达观。的确，他最后终于倾向于营地说；由于受到反对，他便写了一篇文章，准备拿到当地会社的季度例会上宣读，恰好在这时他中风病倒，他的最后一个清醒的念头不是想到妻子和儿女，而是想到营地和箭镞，这个箭镞已经被收藏进当地博物馆的橱柜，和一只中国女杀人犯脚、一把伊丽莎白时代的铁钉、一大堆都铎王朝时代的土制烟斗、一件罗马时代的陶器，以及纳尔逊用来喝酒的酒杯放在一起——我真的不知道它到底证明了什么。

不，不，什么也没有证明，什么也没有发现。假如我在此时此刻站起身来，弄明白墙上的斑点果真是——我们怎么说才好呢？——一只巨大的旧钉子的钉头，钉进墙里已经有两百年，直到现在，由于一代又一代女仆耐心的擦拭，钉子的顶端得以露出到油漆外面，正在一间墙壁雪白、炉火熊熊的房间里第一次看见现代的生活，我这样做又能得到些什么呢？——知识吗？还是可供进一步思考的题材？不论是静坐着还是站起来我都一样能思考。什么是知识？我们的学者除了是蹲在洞穴和森林里熬药草、盘问地老鼠、记载星辰的语言的巫婆和隐士们的后代，还能是什么呢？我们的迷信逐渐消失，我们对美和健康的思想越来越尊重，我们也就不那么崇敬他们了……是的，人们能够想像出一个十分可爱的世界。这个世界安宁而广阔，在旷野里盛开着鲜红和湛蓝色的花朵。这个世界里没有教授、没有专家、没有警察面孔的管家，在这里人们可以像鱼儿用鳍翅划开水面一般，用自己的思想划开世界，轻轻地掠过荷花的梗条，在装满白色的海鸟卵的鸟巢上空盘旋……在世界的中心扎下根，透过灰暗的海水和水里瞬间的闪光以及倒影向上看去，这里是多么宁静啊——假如没有惠特克年鉴——假如没有尊卑序列表！

我一定要跳起来亲眼看看墙上的斑点到底是什么？——是只钉子？一片玫瑰花瓣？还是木块上的裂纹？

大自然又在这里玩弄她保存自己的老把戏了。她认为这条思路至多不过白白浪费一些精力，或许会和现实发生一点冲突，因为谁又能对惠特克的尊卑序列表妄加非议呢？排在坎特伯里大主教后面的是大法官；而大法官后面又是约克大主教。每一个人都必须排在某人的后面，这是惠特克的哲学。最要紧的是知道谁该排在谁的后面。惠特克是知道的。大自然忠告你说，不要为此感到恼怒，而要从中得到安慰；假如你无法得到安慰，假如你一定要破坏这一小时的平静，那就去想想墙上的斑点吧。

我懂得大自然要的什么把戏——她在暗中怂恿我们采取行动以便结束那些容易令人兴奋或痛苦的思想。我想，正因如此，我们对实干家总不免稍有一点轻视——我们认为这类人不爱思索。不过，我们也不妨注视墙上的斑点，